



►2018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全世界的份額達28%以上，成為驅動全球工業增長的重要引擎。

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範式內，現代化的正式開端是工業革命。美國歷史學家克拉克曾表示，人類歷史上只發生過一件大事，那就是工業革命。對於中國來說，歷史上可能也只是發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從一個古老的農業文明古國，轉型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國家。中國式現代化，前提就是工業化。如果沒有工業化形成的物質文明基礎，那麼市場化、城市化、全球化、法治化幾乎都不可能。

讀懂中國式現代化(三)

經濟脈搏 趙建
西澤研究院院長

【文接10月19日A13版及10月25日A17版】回望歷史，三個甲子年，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一個五千年的農業文明古國，被西方工業國家的船堅利炮驚醒。過去沉溺於帝國舊夢的晚清王朝終於明白：中國也必須盡快開啟工業化浪潮，否則就會永遠陷入落後捱打的局面。因此，在西方列強的步步緊迫下，救亡圖存的本能反應讓中國不得不被動開啟走向現代的革新運動，以點燃自己工業革命的火種。然而，如何在一個農業文明的廢墟上點燃工業革命的火種，這就是擺在眾多仁人志士面前的重大命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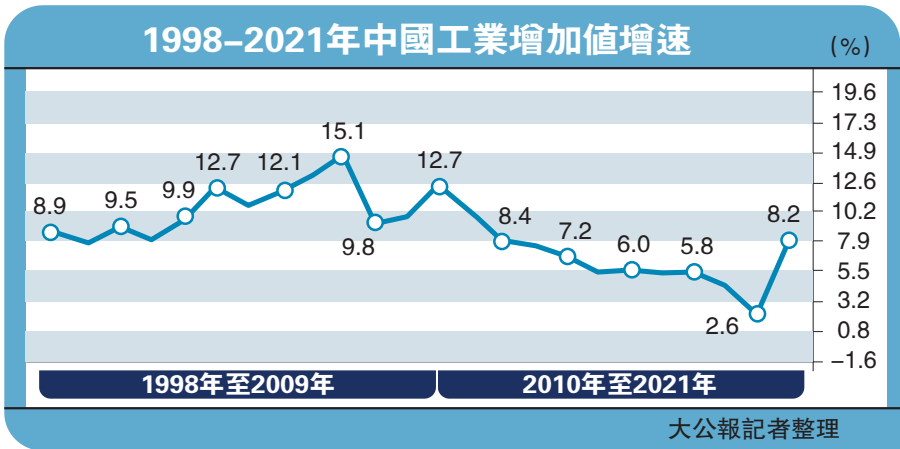
在經歷了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民族工業自強等一系列革新運動之後，中國的精英們終於明白一件事情：工業化是一個系統工程，僅靠西學中用、師夷長技以制夷等「術」層面的改良，並不足以推動中國的工業化，要點燃中國工業革命的火種，需要對中國社會的土壤進行全方位的變革，用「道」來形成「勢」，全面推動中國的現代化變革。

所謂的「道」，類比歐洲工業革命前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宗教革命，為工業化奠定了人本主義的知識、理性和思想文化基礎；所謂「勢」，是從英國蒸汽機革命開始的，通過國家競爭（比如戰爭）和國際貿易形成的市場化、產業化、資本化洪流。在國家競爭的歐洲，任何不參與工業革命的國家都會直接陷入「被動捱打」的局面。同時，頻繁的戰爭，也大大加快了科技研發和投產的進程。在戰爭面前，在生死存亡面前，人類的科技創新潛力被大大激發出來。人類歷史上重大的技術發明，幾乎都來自於戰爭時期的軍用技術。

市場經濟星火燎原

但中國不是歐洲，中國是一個長期大一統的國家，幾千年都在一個超穩定結構裏進行着農業皇權國家的輪迴。尤其是明清以降，因為長期面臨着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問題，組織戰爭和軍事管制成為國家最主要的管理方式和治理思維，導致形成了一個閉關鎖國、一味守成、不思進取的國家文化。這種文化將中國向工業化、現代化進化的可能性幾乎鎖死，成為李約瑟「大分流」謎題的根本成因。

晚清王朝因為無法帶領中國走向工業化而謝幕，接下來的軍閥混戰、羸弱的國民政府，再加上日寇入侵，讓中國重新陷入民族救亡圖存的境地。這意味着，生存是第一要務，其他的都是奢望，更別提什麼工業革命和工業化了。即使有人寄予厚望的，19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民族工業的「黃金時代」，在突如其來的日寇入侵面前也不過是曇花一現。筆者個人的研究認為，即使沒有日寇入侵，剛剛有點氣候的中國民族工業也難以擔當起點燃中國工業革命的重任。因為，當時的根本矛盾並非是城市和工業化內部阻力的問題，而是新興的工業資本和農業小農經濟



之間的矛盾。

以上種種歷史和現實條件限制，使得中國的工業化不可能走上以商業資本為主的內生演化道路。作為一個原生的、具有五千年農業文明的古國，要想突破傳統的抗拒走向工業文明，路徑可能只有一個：先形成一個統一、強大的現代國家，通過國家力量集中動員資源來進行工業化，否則一個落後的農業文明社會是很難組織力量來推動如此複雜的進程。

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使得工業化條件成為可能，但也只是一個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新中國成立伊始，國家通過抗美援朝換取了來自蘇聯的援助，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工業化運動，創造了「一五計劃」的輝煌成績。但隨着中蘇交惡脫鉤，中國的工業化遇到了巨大的危機，在自力更生的冒險試錯中遇到更大的挫折，不得不被動去工業化，幾千萬城市和工廠裏的工人回鄉。激進的工業化運動及其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後果，使得新中國成立後的三十年裏充滿了波折。

但也不能否認的是，這三十年依靠強大的國家能力，積累了工業化必需的很多先決條件，比如文盲率的快速下降，人均壽命翻了一番，初步的重工業基礎，初具規模的鐵路公路，快速增加的人口和年輕勞動力，以及人們在集體經濟中形成的組織意識和紀律意識等。到了上個世紀70年代末，中國積累各種矛盾和工業化勢能已經到了一個破曉的臨界點，這只需要一個火星就可以被點燃，那就是——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的偉大之處在於，可以動員每一個分散的卑微的個體力量，這些個體在無形之手的動員之下，自發的根據自身的相對優勢，知道自己想幹什麼、能幹什麼，由過去計劃指令式的被動「單位包分配」，轉變為「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當時熟知的話語體系包括，不爭論、實幹興邦、發展才是硬道理、黑貓白貓能抓老鼠才是好貓……可以說，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是一場思想啟蒙，類比於歐洲工業革命前的文藝復興和思想啟蒙運動。在市場經濟的刺激下，一場聲勢浩大的力量就噴湧而出，中國工業革命的星星之火開始燎原，竟然在不到四十年的時間裏幾乎走完了西方工業國家兩百多年的工業化歷程。這不得不說是一場奇跡。

後工業化挑戰艱巨

時至今日，可以說中國已經基本完成了工業革命，成為世界上一流的工業國家。以下幾個指標可以證明這個論斷：

第一製造大國。工業增加值從

1952年的120億元（人民幣，下同）增加到2018年的30多萬億元，按不變價計算增長約971倍，年均增長11%。2018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全世界的份額達到28%以上，成為驅動全球工業增長的重要引擎。在世界500餘種主要工業產品當中，有220餘種工業產品中國的產量佔居全球第一。

最完整的工業體系。經過七十年的發展，目前中國已經擁有41個工業大類、207個工業中類、666個工業小類，形成了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

創新能力不斷增強。2017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研發投入的強度由2004年的0.56%提高至2018年的1.06%，規模以上工業有效發明專利數達到93.4萬件，較2004年增長了29.8倍。一些高端製造業，如發電設備、輸變電設備、軌道交通設備、通訊設備等產業均已處於國際領先的地位。

工業信息化、數字化浪潮。截至2019年6月，企業數字化研發設計工具普及率達到69.3%；關鍵工序數控化率達到49.5%。同時，開展網絡化協同、服務型製造、大規模個性化定製的企業比例，分別達35.3%、25.3%和8.1%。

上述數據都表明，中國已基本完成從農業國到工業國的轉變，進入了後工業化時代。但這並不意味着，中國已經從農業社會完全過渡到了工業社會，也不能說明中國已經是一個高度發達的工業國家，因為在關鍵核心技术領域，仍然可以被其他國輕易「卡脖子」。很可能的問題是，技術和物質層面的工業化浪潮過快，社會的心智、認知、治理和精神系統在進化上還相對滯後。不過，經濟基礎仍然決定着上層建築，工業化當然推動了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人的素質的普遍提高。中國培養了世界上最多的產業工人和本科學歷大學生，人口紅利深化並轉換為人才紅利成為可能。

當前，工業化末端的中國，後工業化時代的種種矛盾也在加速暴露，大部分是因為鄉土中國蛻變後，從農業社會中走出的一代人仍然不能很好的適應工業社會。但是幸運的是，中國避開了西方工業化進程中最殘酷的一段，那就是伴隨着激烈衝突、革命和戰爭的激進歷史。今天中國走出了和平崛起的工業化道路，也面臨着新的更大的挑戰，環境污染、貧富差距、貪污腐敗、金融風險、精神危機、發展不平衡、國際摩擦等諸多重大問題。而這恰恰是中國式現代化要解決的主要矛盾和核心問題。

中國產業基金能借鑒海外主權基金嗎？

廟堂江湖 沈凌
德國波恩大學
經濟學博士

最近十幾年來，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都對國外主權基金運作模式產生了極大的興趣。

一方面，由於中國政府自身特點，往往掌握着龐大的國有資產，需要尋找一個合適的模式來管理。而在西方現有的以私人產權為主的市場經濟中，國有資產的管理經驗又比較少，所以像挪威主權基金和新加坡淡馬錫基金這樣的鳳毛麟角，就成為難得的學習對象。

另一方面，中國的經濟增長需要產業政策扶持，各級政府很願意在產業扶持過程中通過產業基金的形式加以干預，尤其是地方政府，這一段時間屢屢組建各種各樣的投資基金，介入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合肥就是一個經典案例，早幾年京東方上的投資成功，以及隨後的合肥長鑫、蔚來汽車等項目，使其逐步贏得「最牛風投」的外號。

那麼，中國政府在尋求國有資產管理和產業基金建設的最優方式中，能否以國外主權基金作為參照呢？的確，無論是挪威還是新加坡，其主權基金的運作都相當成功。挪威主權基金現已突破1.2萬億美元的市值，近二十年來年均回報率穩定在6%左右。這對於中國政府要求的國有資產增值保值標準來講，非常有吸引力。

此外，無論是挪威還是新加坡基金管理模式都是市場化的。主權基金從市場招募人才，市場化管理，杜絕了國有企業中的官僚主義習氣，從而保障了運營的效率。這方面確實也值得中國學習。

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主權基金往來來自於小國政府，需要立足於國際市場。在境外尋求高回報的投資項目，追求財務性質的投資回報率。比如挪威主權基金，發起的初衷是因為該國意外發現油田，政府出於把這筆「意外之財」留給子孫後代的考慮，建立了這個主權基金。這與產業基金的目標有着本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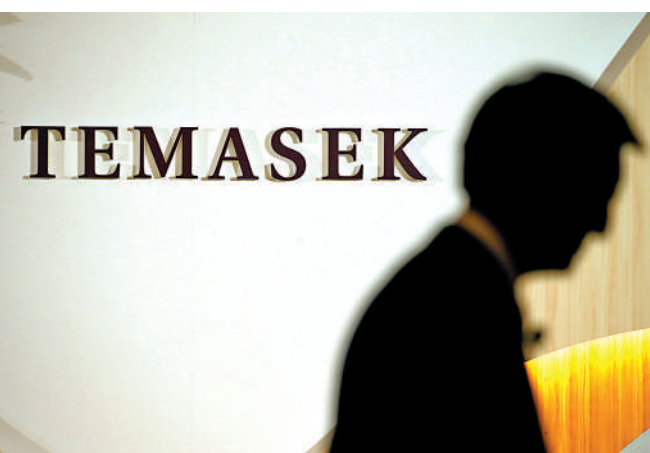
不同。中國地方政府的產業基金，其主要目的是為了發展本地的高科技企業，除了實現財務上的高回報以外，還需要關注當地的就業和GDP增長。那麼在這兩個目標出現衝突的時候，應該如何權衡和取捨呢？這是國外的主權基金沒有遭遇過的問題。

推動發展 不能只計回報

產業基金的特點與國外的私募基金天使基金類似，因此也有人把合肥政府的投資行為歸類為金融天使基金。但是天使基金來自於私人，尤其是大財團或者頂級富豪，他們有能力承擔金融投資的失敗風險，特別是這類投資往往具有高失敗率。我們在股市投資教育中，尚且警告散戶「投資有風險，入市需謹慎」，那麼掌握着公共收入的地方政府，在投資風險比A股還要高的市場中，又如何扮演好天使投資人的角色呢？其理論基礎又在哪裏呢？

產業基金似乎更應該與政府的自身職能聯繫起來，為私人金融投資者鋪平投資渠道，解決信息不暢、基礎設施建設和廠商協作等難題。而不是越來越像私人資本一樣，去角逐金融市場的高風險和高回報。那樣的話，道德風險問題就難以迴避，一兩次的成功不具備普遍推廣的理由。

中國政府的國有資產管理與海外主權基金另一個重要區別在於，國有資產承擔了一定的公共屬性，而海外主權基金沒有這個負擔，只需要在國際市場按照傳統投資標準運行即可。國有資產需要保值增值，但又不僅僅為了保值增值而存在。如果完全為了在金融市場上獲益而存在，那麼其實就是取代了私人資本的地位，相當於裁判員下場當了運動員，不利於金融市場的公平競爭。前一段時間，不少人認為中國經濟出現了國進民退的現象，其根據就在於國有資本在經濟低迷時期逆勢擴張，在非壟斷性競爭產業與民營資本爭利。這樣的觀點當然不符合我們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總體趨勢，但也須注意，因為過度強調保值增值帶來的弊端，讓國有資產回歸應有的公共屬性。



◀新加坡淡馬錫主權基金以市場化為管理模式，在境外尋求高回報的投資項目，追求財務性質的投資回報率。

正視樓市「滾雪球」效應

主樓布陣 布少明
美聯物業住宅部
行政總裁

本港檢疫及防疫措施已經一再放寬，近日港股大漲小回，恒生指數已經收復不少失地。不過，樓市並未受惠。據美聯物業房地產數據及研究中心綜合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11月首16日整體物業（包括一手私樓、二手住宅、一手公營房屋、工商舖、純車位及其他等）註冊量共錄1935宗，較10月同期2055宗按月減少約5.8%。由於註冊量屬滯後數據，11月首16日註冊主要反映一個月前的樓市實際表現，相信之後反彈的機會不大。

樓價失速下跌恐波及經濟

新盤方面，在不包括一手公營房屋之下，11月首16日一手私樓註冊量錄156宗，較上月同期221宗減少約29.4%。由於施政報告公布前市況觀望氣氛濃厚，各發展商減慢新盤推售步伐，一手交投明顯減少，導致11月一手私樓註冊量下挫。

非住宅物業包括工廈、舖位、純車位及其他物業亦表現遜色。11月首16日工廈註冊量錄58宗，比起上月同期85宗按月減少約31.8%；舖位錄39宗，按月則減少約27.8%；而同期純車位及其他物業則錄249宗，按月則回落約36.3%。

值得注意的是，二手住宅註冊量錄1339宗，較10月同期1227宗增加約9.1%，主要因為前一個月同期基數偏低。事實上，若以11月二手住宅註冊量

全月估計，將仍然不足3000宗。

樓市進入「冰河期」是鐵一般事實，特區政府雖然一再強調樓價跌幅輕微，卻忽視樓價長期下跌的影響。筆者多次提醒，並非只為生計，而是深明樓市與經濟唇齒相依。樓價下滑就像「滾雪球」，如果不停止，雪球只會愈滾愈大。

1997年及2003年的跌市時已經證明，當樓價跌、負資產升，勢必撼動經濟，衝擊銀行、律師行、建築、裝修、搬屋等行業。樓價可以向下調整，但幅度不能過大過急，一旦樓市失速，經濟亦會受影響。

我們代理已經多次透過不同渠道發聲，希望特區政府正視問題，以免樓市流血不止，惟始終未獲得正面回應。希望特區政府正視樓市問題，勿令樓價下跌的「雪球」愈滾愈大，終引致經濟「大雪崩」出現。



▲筆者希望特區政府正視樓市問題，勿令樓價下跌的「雪球」愈滾愈大。